

個體的發明、自由主義的 起源以及現代世界的產生

——讀《發明個體》*

The Invention of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Liber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A Review on the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王棟

WANG Dong

作者簡介

王棟，深圳大學法學院特聘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Dong,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School of Law, Shenzhen University.

Email: wangius@szu.edu.cn

Abstract

Larry Siedentop's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re-examines the origins, character and nature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tresses t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individual is a key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seeks to defend liberalism.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 Siedentop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 "equal libert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insists that Christian moral intuitions played a key role in shaping the discourse of early modern liberalism and secularism. Siedentop explains how the Papal revolution brought about a form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 the centrality of subjective rights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an era in which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became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positive and customary law. The narrative and physical person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moral individual,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freedom. This individual, enjoying equality of identity and morality, and with conscience and free will, came to form a central constituent role in society. The book is scholarly and coherent, despite being challenged in terms of detail, concepts, perspectives, academic history, coherence and common sense. It is clear, however, that the book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achieve its aim of reviving liberalism.

Keywords: individual, invention, liberty, modern world, Christianity

在人類文明史上，總有少量問題被不停關注、不絕追問以及不斷回答。拉里·西登托普（Sir Larry Alan Siedentop）的《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就是一本典型的“老題新作”，致力於探討現代世界的起源、特徵和本質。^①西登托普是一位著名的英國政治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19世紀的法國自由主義。他在以賽亞·伯林（Sir Isaiah Berlin）的指導下完成了關於約瑟夫·德·邁斯特伯爵（Joseph de Maistre）和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博士論文，^②長期任教於牛津大學基布爾學院。西登托普認為個體的發明是現代世界形成的關鍵原因，並力圖捍衛自由主義。

一、現代世界的本質：個體和自由主義

19世紀，現代世界的圖景變得蔚為大觀，學者開始系統討論現代世界的本質及其起源。一派研究者強調現代社會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和城市化，另一派研究者則強調現代世界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特徵，

* 本文受深圳大學高水平大學三期建設高水平成果培育項目“中古英國憲制研究”（24GSPCG19）資助。[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Shenzhen University's High-level Achievement Cultivation Program “Research on the Medieval English Constitution” (Project No.: 24GSPCG19)].

^①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賀晴川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Larry Siedentop,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trans. HE Qingchua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本文初稿在中譯本基礎上寫作，之後在英文本基礎上有所標註。引文以中譯為主。

^② 邁斯特（1753-1821），著名的反啟蒙主義者，法國大革命之後為君主制和等級社會辯護。比朗（1766-1824），法國哲學家，19世紀“精神論運動”的先驅。

關注個人主義的興起。^①西登托普身處後者之中，他認為現代世界的本質特徵是個人主義，或者平等的自由。“個體”（individual）和“平等的自由”（equal liberty）是同義的，是一個現象的兩種凝練，“發明個體”的過程也是自由主義和現代世界產生的過程，該書英文標題的直譯就是“發明個體：西方自由主義的起源”西登托普對個體進行了精細的界分，個體具有道德自主（moral agency），享有各種強制性的基本權利。個體的本質是平等的自由。個體在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為西方社會的基礎性構成因素，是現代“公民社會”的組織角色”（organizing social role）。^②

面對現代世界起源的“老題”，西登托普書寫了個體（自由主義）被發明的“新作”。不過討論自由主義進一步增加了分析現代世界興起議題的複雜性。喬萬尼·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說自由主義是“所有概念中最不確定、最難以被準確理解的術語”。^③當代自由主義起源研究大體分為三個流派，^④儘管三派對自由主義起源觀點各異，但他們都認為自由主義源於世俗主義，不認可自由主義的宗教成因。

^① 前者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模式的擴展是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徵，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認為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擴張以及自由市場的脫嵌重構了現代社會。後者如亨利·梅因《古代法》對法律權威的觀察，斐迪南·滕尼斯的法理社會（Gesellschaft）界定以及韋伯的資本主義起源探究，三者都強調個人主義對法律、社會以及政治組織的重構。

^②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2-3頁。

^③ 李強：《自由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第14頁。[Li Qiang. *Zi you zhu yi* (Beijing: Orient Press, 2015), 14.]

^④ 首先是喬治·霍蘭·薩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代表的自由主義現代性範式，該派別認為自由主義不同於17、18世紀的自然權利哲學，而是19世紀的“現代化的自由主義”，是工商業中產階級推崇的經驗的、實踐的和功利的哲學。其次是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代表的前自由主義範式，該派別批評古代自由主義只是一種源於城邦平民的意見和謬誤，不具有德性。現代自由主義起源於霍布斯，霍布斯確立了個人主義的研究立場，個人的“自然權利”是所有法律、秩序和義務的基礎。再次是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代表的後自由主義範式，該派尤為看重17世紀中葉的英國古典共和主義，強調個人自由需要共和政體的保護。

二、個體及自由主義的基督教起源

不同於上述三派，西登托普提出了自己的古今之辨，力圖捍衛作為現代世界基礎的平等、自由和個體。西登托普師從伯林，不惟關注英國自由，更深入探究了19世紀的法國自由主義。故此西登托普的寫作明顯受到19世紀著名學者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和努馬·德尼·甫斯特爾·德·庫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的影響，尤其是基佐的《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的影響。^①西登托普同基佐一樣，認為價值觀念是歷史鬥爭的結果。在具體歷史書寫中，西登托普強調“自由主義的世俗主義發源於基督教西方”，基督教的道德直覺（moral intuitions）在形成現代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的話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將自由主義被發明的時間界定於公元1世紀，同時提醒真正的個體在一千年之後才產生。

西登托普從兩個方面證明個體及自由主義的基督教起源。一方面，西登托普否認古代世界存在個體的“平等的自由”。《發明個體》一共六編，西登托普在第一編“古代世界”（包含古代家庭、古代城邦和古代宇宙3章）中漸次分析了古代的家庭、城邦和宇宙，力圖論證古代世界的基本組成單位是家庭而非個體。在此部分，西登托普整體繼受了庫朗日在《古代城邦》中的觀點。西登托普不同意摩西·以色列·芬利爵士（Sir Moses Israel Finley）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西登托普強調古代世界的自我理解，認同古代世界是宗教性的和異質性的。西登托普援引布朗日的研究，認為家庭圍繞家火生活，是進行祖宗崇拜的場所；家父（pater）是負責祖宗崇拜的祭司；創設所有權則是為了維護家火的燃燒。家庭宗教、家以及財產權緊密相連，家是最基本、最真實也是唯一

^①【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139-143頁，第425頁。

的社會制度。個體服務於家庭被視為最高的敬虔（*pietas*）和德性。個體並非目的，家庭才是，家庭內部不追求個體的平等。

古代家庭也是理解古代城邦和古代宇宙的基礎。城邦由家庭和氏族聯合而成，是擴大了的祖先崇拜。在更為廣闊的社會世界和自然世界中，自然（*physis*）和習俗（*nomos*）是連續統一體，理性（*logos*）統治一切，是一切的動力因。每個存在者都趨向於目的（*telos*），並由此實現本性。總體上，古代世界是宗教和等級的世界，個體服務於家庭、城邦和宇宙，個體只有趨向秩序規定的目的時才能實現本性。在此種秩序中，個體不平等會一直延續下去。

另一方面，在澄清古代世界並非自由之後，西登托普進行了宏闊論證，力圖證明基督教塑造了個體的平等的自由。他在第二到五編（“道德革命”“通向基本法的理念”“歐洲身份認同的形成”“統治的新模式”以及“現代自由的陣痛”）中詳細闡述了個體平等自由的產生。西登托普認為最關鍵的是基督教賦予了人類平等的價值和地位。羅馬帝國的興起衰亡了城邦的理性理念，猶太人服從上帝的宗教理念契合了這一時期羅馬帝國治下民眾的感受，即服從意志（律法）而非理性。^①在近東世界耶穌運動興起。耶穌受難，不久又被相信復活。不朽的個體將會取代古代世界不朽的家庭成為新世界的基石。

保羅是耶穌的使徒，保羅通過耶穌的死亡，看到了上帝與人類的和解，即“愛的福音”。人憑借着信仰耶穌，接納上帝之愛，享受上帝公義，成為新的受造。信仰重塑了理性，人性得以更新，在“基督中成為一體”意味着“真正的”個體意志的誕生。靈魂和道德的平等消弭了社會角色的區分，個體意志與家庭、社會和國家角色分離。上帝眼中的人人平等就是個體自由，意味着個體意志、良心自由以及道德義務。個體成為道德平等的主體，獲得了“真正的”和“道德化

^① 譯文這裏有兩處錯誤，將“AD”（公元後）譯為了公元前。即譯文中的“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前2世紀”，分別是“公元1世紀”和“公元2世紀”。參見：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58-59頁。

的”個體意志，確立了重構人類身份的基礎。在古代世界中，人的自然的不平等因着信仰基督而變為平等，儘管人類不得不接受順從上帝意志的代價。同時保羅神學既是個體的，也是普世的。憑借平等信仰引導的愛的意志（loving wills guided by an equal belief），個體自由結合形成了共同體，平等和互惠成為最初的道德黃金律。^①保羅神學將晚期希臘化哲學的理性和猶太教的意志結合起來，成為新興的基督教的核心理念。西登托普認為基督教的這種觀念框架是歐洲最初的憲法，個體革命終將促成歐洲的社會革命。

三、個體在中世紀的發明

不過，“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歷經千年才得以真正實現，符合基督教信念的個體在一千年之後才產生。為了解釋信念和實踐之間的時間差，西登托普提出了兩個假定：信念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發揮影響，且信念最為重要。西登托普梳理了“平等的自由”的理念實現的過程。保羅神學中的“平等的自由”的要旨為個體提供了本體論根基。4世紀奧古斯丁將保羅神學體系化和哲學化。奧古斯丁擯棄了新柏拉圖主義向上的和超越物質世界的靈魂之旅，而是關注人的內在性。個體的發明並非是走向孤獨，個體的內心是與上帝對話。奧古斯丁神學的基礎是人類困境的平等性，個體的意志是意圖和情感的復合，往往被習俗敗壞，是複雜和軟弱的，謙卑而非智識才是獲得救贖的關鍵。意志不僅成為理性和欲望之間必要的範疇，而且被納入自我概念之中，精妙地解釋了個體的能動性。同時，理性主義的衰退也破壞了等級社會的基礎。

彼得·布朗（Peter Brown）以研究奧古斯丁聞名學界，^②他的研

^①【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61-66頁，第70-71頁。

^②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ix-xi.

究展現了作為個體的奧古斯丁在變化世界中的寫作與行動，西登托普在討論奧古斯丁時採納了布朗的諸多觀點。布朗的“晚期古代”（later antiquity）理論和“基督教化”（Christianisation）議題也為西登托普繼受。^①此外，基佐對羅馬法、蠻族法典、西哥特人以及羅馬帝國晚期的高盧人都深有研究。西登托普在基佐和布朗的基礎上書寫了中世紀早期（5到8世紀）基督教信仰對法律和政府治理的影響。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是屬靈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分離，這是中世紀歐洲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是憲法的基礎理念。

11世紀下半葉，歐洲從“基督教帝國”（Christian empire）變為“基督教歐洲”（Christian Europe）。對於個體在中世紀盛期（11-13世紀）的發明，西登托普主要吸收了布萊恩·蒂爾尼以及哈羅德·伯爾曼的觀點，關注教會法的理論和實踐。對於歐洲認同的形成以及由此產生的更為宏闊的基督世界教俗關係，西登托普深受伯爾曼啟發，並進一步認為“11世紀中期到13世紀的西歐歷史，就是教宗制度被改革運動所吸納和轉變的歷史”。^②

教宗革命要求君主遵守觀看個體靈魂的道德立場，清理不平等的領主權和家長親觀念。12世紀的憲法議題從授職權之爭變為教宗對帝國的權利，教宗主張自己的宗主權（overlordship）和普世司法權。教宗革命同時推動了系統化的、獨特的以及完整的法學傳統的形成。伯爾曼認為教會法是“西方第一個現代法律體系”（the first modern Western legal system），^③西登托普稱教會法是“現代性的原初載體”（original vehicle of modernity）。^④

在教會法研究方面，蒂爾尼比伯爾曼更為精深，他對12到16

^① 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1-34.

^②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226-227頁，第237-238頁。

^③ 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Vol. 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9.

^④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262-263頁。

世紀的教會法理論、公會議理論和濟貧法都有深入研究。^①蒂爾尼認為，教會法學家格拉提安、馬西里烏斯（Marsilius）和奧卡姆完成了“ius”（法／權利）的語義學轉變，即從客觀的法到主體權利（subjective right）。主體權利內在於（subiacet, underlies）人身，是個體的權力（power），意味着主體的特質（quality）、才能（faculty）、自由（liberty）、內在能力（ability inherent）、行為能力（an ability to act）和行為可能性（a possibility of acting）。^②蒂爾尼未及討論主體權利的起源和早期發展，^③西登托普進行了進一步的追溯，強調在新的教會法體系中基督教道德直覺修正了古代自然法，主體權利（源於對自由主張的內在於個體的權利）在法律體系中佔據核心地位，平等和互惠（reciprocity）成為判斷實在法和習慣法的標準。“內在性”進入法律語言中，描述性和物理性的人身（person）變為道德性的個體，奠定了現代自由的基礎。個體享有身份平等和道德平等，具有良心和自由意志，演變為核心社會組成角色。

四、與中西學界對話

西登托普視野宏闊，筆力精湛，融壯麗與纖微於一書，頗具說服力和感染力。但西登托普也面臨着細節、概念、觀點、學術史、融貫性和常識等多層次的檢視。

西登托普認為5到7世紀的教會會議禁止天使崇拜，強調這不利於上帝和個體之間的直接聯繫，是魔鬼和偶像崇拜。^④不過4世紀的

^① Brian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 Natural Law and Church Law 1150-1625* (Atlanta,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97);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Medieval Poor La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② Brian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28, 64, 68.

^③ Brian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58, 65.

^④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165-168頁。

神學家奧古斯丁和哲羅姆都認可天使的管理和守護職責。^①5、6世紀之交偽狄奧尼索斯的《天階體系》系統論述了天使的數目、形體、能力與責任，人類的得救需經過天使的中介。^②而第二次尼西亞會議（787年）更確認了天使崇拜的合法性。^③同時，在自由主義的概念譜系中，西登托普“平等的自由”的界定也被質疑過於狹隘。米歇爾·德洛特（Michael Drolet）認為西登托普高度限定了自由主義，既拒斥了盧梭和康德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不接受黑格爾的哲學理念論（philosophical idealism）以及約瑟夫·加尼爾（Joseph Garnier）或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④

整體上，西登托普帶來了諸多啟發。他認為4、5世紀的主教選任是民主制取代貴族制，確立了“上級應由那些將服從他們的人選擇或選舉”的同意原則。儘管中世紀晚期“上級挑選下級”（superiors choose their inferiors）佔據主導地位，但同意原則仍存留在中世紀公社中。^⑤這可以對比沃爾特·厄爾曼（Walter Ullmann）的權力觀，厄爾曼認為中世紀政治史是自下而上（ascending）的權力觀取代自上而下（descending）的權力觀的歷程，轉折點是13世紀亞里士多德理論的接受，即國家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產物。^⑥其他值得深入研究的觀點

^① Gustav Davidson, *A Dictionary of Angels: including the fallen angel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xii, xxiii.

^②（偽）狄奧尼修斯：《神秘神學》，包利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xxi頁。[Pseudo-Dionysius, *Mystica theologia*, trans. BAO Limin(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xxi.]

^③ Matthew J. Tuininga,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Larry Siedentop,”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30, no. 3(2015): 529.

^④ Michael Drolet,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Larry Siedentop,”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31, no. 548 (2016): 133.

^⑤【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147-151頁。

^⑥ Walter Ullman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5.【英】沃爾特·厄爾曼：《中世紀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62-169頁。[Walter Ullman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Middle Ages*, trans. XIA Dongq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162-169.]

還有基督信仰在本質上缺乏清晰性（clarity）；聖徒崇拜帶來了想像的流動性；朝聖是更加民主的社會性活動；諾曼君主創設了第一套現代王室法律體系；城市塑造了市民勇敢的德性；城市特許狀是原初社會契約；奧卡姆剃刀針對的是動力因。^①

學術史方面，西登托普致力於重構歐洲的身份認同，故此對英國學術傳統較為淡化。第一，如在諾曼諸王論述中，關注西西里島，對亨利二世創制普通法隻字不提。而伯爾曼則濃墨重彩地論述了亨利二世的法律創制。第二，在討論歐洲各國組織化失敗時，只簡單一提英國議會是唯一的例外。實際上，13世紀英國憲治王權最典型的標誌就是通過議會同貴族、地方等級進行制度化的合作。^②14世紀宗教思想轉型，教會貴族政治地位逐漸降低，國王視教會貴族為王國成員，教會開啟了民族化之路。英國的國家組織化顯然不同於西登托普對歐洲的整體概述。第三，儘管西登托普推崇奧卡姆對統治權的界分，將“所有”概念貶損為主宰的或事實性的權力。但“dominium/property”（所有權，財產權）是梅特蘭最為倚重的法律概念，梅特蘭認為“dominium”含有所有權（ownership）和領主權（lordship）兩種意思。封建主義融合了公法和私法，管轄權是財產權，職位是財產權，王權是財產權，它們都是一種形式的所有權（dominium）。^③

同時西登托普至少面臨兩種“常識”的挑戰。一方面，古典傳統會質疑西登托普沒有關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學派中的思想意蘊。^④另一方面，對熟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啟蒙運動的當代

^①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219-222頁，第304-306頁，第320-321頁，第360-361頁。

^② 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412-413.

^③ Sir Frederick Pollock,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244, 540.

^④ 李強：《自由主義》，第31-42頁。

人來說，西登托普的觀念反對了諸多“常識”。^①

但就學術寫作而言，西登托普的論述自有其學理依據。第一，對神學、宗教學、哲學、法學和政治學多學科的借鑒和融合。他廣泛吸收了庫朗日、基佐、布朗、蒂爾尼以及伯爾曼等權威學者的觀點，也關注當代研究者（如托馬斯·比森和艾倫·麥克法蘭）的最新成果。米歇爾·德洛特甚至認為：“西登托普對兩位著名的 19 世紀法國歷史學家甫斯特爾·德·庫朗日，尤其是弗朗索瓦·基佐的作品進行了 21 世紀的再創作。”^②

第二，諸多觀點與學界主流一致。如在時段劃分上，《劍橋中世紀史》也採用了晚期古代的界分，認為 9 世紀進入“真正的”中世紀。強調《狄奧多西法典》而非《查士丁尼法典》對西歐的影響。^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期理論也會強烈認同古代世界與現代世界是異質的。在個體形成理論上，馬克·布洛赫認為 12 世紀存在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的成長。^④艾倫·麥克法蘭認為 13 世紀英國的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領域各自獨立但相互影響，“獨立個體”取代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⑤克里斯托弗·戴爾闡述了中世紀中期

^① 這些常識包括：文藝復興是人文主義和個體主義的，它具有強烈的世俗化特徵。宗教改革降低了教會的地位，個體可以直接溝通上帝，個體意志因而具有了獨立性和神聖性。宗教鬥爭促進了宗教寬容觀念的興起，信仰由個人良心決定，催生了自由主義的發展。啟蒙運動讓個體不受神學蒙蔽，勇於用個人理性自主判斷事物。自由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的核心是免於障礙，積極自由更多地意味着自主。

^② Michael Drolet,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Larry Siedentop, 133.

^③ 【英】保羅·弗蘭克：《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徐家玲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第 12-19 頁。[Paul Fouracre,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1, trans. XU Jial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1), 12-19.]

^④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trans. L. A. Many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9), 106.

^⑤ 【英】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7 頁，第 140-147 頁；《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管可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第 215-245 頁。[Alan Macfarlane,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trans. GUAN Ken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7, 140-147; 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rans. GUAN Ken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215-245.]

英國家庭、土地和空間中的共同體本位轉向個體本位，^①安東尼·穆森描述了個體法律權利、法律意識和法律文化的增長。^②近來以侯建新為代表的中國學者也凝練了歐洲文明中的“準獨立個體”及其對歐洲“元規則”的促進。

第三，基本保持了理論的融貫性。^③為保持理論的融貫性，西登托普對於學說的選取頗有立場，如他批評“12世紀文藝復興”理論，^④認為該理論過於倚重古典資源，低估了教會的作用；強調文化而忽視制度。^⑤他關注教會庇護逃難者、貿易復甦和特許狀對城市興起的促進作用，但直接無視了亨利·皮朗關於城市興起的討論。^⑥因為西登托普認為歐洲城市是自治的法律實體（autonomous legal entities），而伊斯蘭城市不是。^⑦

西登托普的觀點對中國學界也有借鑒意義，如對伯爾曼角色的再評估。20世紀90年代以來，伯爾曼對中國學界影響甚大，相伴隨的是教會法研究者對伯爾曼的嚴厲批評。中國學者從之前批評伯爾曼對

^① Christopher 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46-85.

^② Anthony Musson, *Medieval Law in Context: The Growth of Legal Consciousness from Magna Carta to the Peasants' Revol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84-134.

^③ 【美】丹尼斯·帕特森主編：《布萊克維爾法哲學和法律理論指南》，汪慶華、魏雙娟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8-539頁。[Dennis Patterson ed.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trans. WANG Qinghua, WEI Shuangju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538-539.]

^④ 【美】威廉·喬丹：《中世紀盛期的歐洲》，傅翀、吳昕欣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95頁。[William Chester Jordan, *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trans. FU Chong, WU Xinxin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Group, 2019), 95.]

^⑤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275-276頁。

^⑥ 【法】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晉新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Henry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trans. WANG Jinxin (Beijing: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11).]

^⑦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318-321頁。

《教宗敕令/教宗如是說》(Dictatus Papae)的誤讀,^①到近來批評教宗完滿權力(宗座的至上權力, plenitudo potestatis)只針對天主教會。^②無疑上述論述有很深的學理根基,但並未實質阻礙中國學界(尤其是法學界)對相關法學理論和部門法知識的採信——儘管這種採信仍面臨着誤讀的指責。西登托普顯然整體繼承了伯爾曼的立場和進路,認為“主權,完滿權力,注定是教宗管轄權的內在本質”。^③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國內學界的研究路徑和學術立場提供了借鑒作用。

五、自由主義能解決西方危機嗎？

行文至此,我們不妨回到作者及其寫作目的。西登托普在《發明個體》的“前言”和“後記”中直陳,西方世俗主義和宗教主義之間正在發生“內戰”,“西方”正在失去自己的道德基礎,遭受“無信仰”指責。伊斯蘭教以宗教容納世俗,將婦女置於從屬地位,與歐洲文明形成了觀念競爭。面對西方遭受的政治(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以及文化的挑戰,西登托普敏銳地意識到,觀念的競爭、挑戰和危機源於現代歐洲與其歷史的斷裂,他試圖通過對歷史的編纂與書寫,重構歐洲的連續性,即現代歐洲與中世紀更近,與古代

^① 彭小瑜:《西方歷史誤讀的東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與修道生活》,《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126-127頁。更為系統性的敘述,參見:高鴻鈞、李紅海主編:《新編外國法制史》(上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36-337頁。[PENG Xiaoyu, "The Eastern Context of Western Historical Misinterpretation: Legal Revolution, Reformation and Monastic Life," *A Study of History*, no.1(2006): 126-127; GAO Hongjun, LI Honghai, eds., *Xin bian wai guo fa zhi shi*, Vol. 1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5), 336-337.]

^② 孫懷亮:《〈法律與革命〉再解讀》,《清華法治論衡》,2021年,第28輯,第21-23頁;郭逸豪:《反思伯爾曼:〈法律與革命〉敘事中的幾大謬誤》,《清華法治論衡》,2021年,第28輯,第52-69頁。[SUN Huailiang, "A Review on Law and Revolution," *Tsinghua Rule of Law Review*, no. 28(2021): 21-23; GUO Yihao, "A Review on Law and Revolution," *Tsinghua Rule of Law Review*, no. 28(2021): 52-69.]

^③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第249-250頁。

世界更遠。為此，西登托普力圖展現歐洲世俗主義道德直覺的宗教起源，他堅稱基督教的道德直覺極大地形塑了個體、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基督教與自由主義、世俗主義共享了相同的道德根源。

縱觀自由主義發展史，自由主義寫作的興盛往往與自由主義的危機聯繫在一起。1944年哈耶克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幾個月即行銷百萬，而20世紀上半葉正是自由主義衰落之時。《發明個體》一書儘管視野宏闊、思考真切、汪洋恣肆而又明白曉暢，是當代自由主義研究的又一部重要作品，但其書寫目的的達成顯然任重道遠。一者在於自由主義的“去魅”特徵，基督教傳統下的自由主義觀念能否團結世俗個體？一者在於當代政治的顯見挑戰，即從身份到契約所帶來的個體變化有回到身份政治的危險。^①不過自由主義從未團結所有人，自由主義的多元傳統在充滿張力的同時也富含生命力，仍會是現代世界最具感召力的觀念之一。馬修·圖因加（Matthew Tuininga）對本書的評價頗為公允：“西登托普的寶貴貢獻應該成為關於自由主義的基本性質和基督教的政治含義的持續對話的一部分。”^②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望》，劉芳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1年，第105-120頁；【印】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李鳳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5-32頁。[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trans. LIU Fang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05-120;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rans. LI Fenghua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32.]

^② Matthew J. Tuininga,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Larry Siedentop,” 529.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erman, Harold.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Vol. 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Bloch, Marc. *Feudal Society: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Translated by L. A. Many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9.
- Brown, Peter.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 Davidson, Gustav. *A Dictionary of Angels: including the fallen angel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 Drolet, Michael.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Larry Siedentop,"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31, no. 548 (2016): 133-135.
- Dyer, Christoph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 Lyon, Bryce.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 Musson, Anthony. *Medieval Law in Context: The Growth of Legal Consciousness from Magna Carta to the Peasants' Revol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ir Pollock, Frederi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 Tierney, Brian. *Medieval Poor La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 .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 Natural Law and Church Law 1150-1625*. Atlanta,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97.
- Tuininga, Matthew.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Larry Siedentop,"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30, no. 3(2015): 526-5229.
- Ullmann, Walter.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 【英】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Macfarlane, Ala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GUAN Ken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英】艾倫·麥克法蘭：《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管可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Macfarlane, Alan.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ranslated by GUAN Ken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 【印】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李鳳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Sen, Amartya. *Identity and Violence*, Translated by LI Fenghua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英】保羅·弗蘭克：《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徐家玲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Fouracre, Paul.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1, Translated by XU Jial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1.]
- 【美】丹尼斯·帕特森主編：《布萊克維爾法哲學和法律理論指南》，汪慶華、魏雙娟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Patterson, Dennis ed.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Translated by WANG Qinghua, WEI Shuangju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望》，劉芳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1年。[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Translated by LIU Fang.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1.]
- 高鴻鈞、李紅海主編：《新編外國法制史》（上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ed. GAO Hongjun, LI Honghai, *Xin bian wai guo fa zhi shi* (New Foreign Legal History), Vol. 1.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5.]
- 郭逸豪：《反思伯爾曼：〈法律與革命〉敘事中的幾大謬誤》，《清華法治論衡》，2021年，第28輯，第52-69頁。[GUO Yihao. "A Review on Law and Revolution," *Tsinghua Rule of Law Review*, no. 28(2021): 52-69.]
- 【法】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晉新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Pirenne, H.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Translated by WANG Jinxin. Beijing: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11.]
- 【英】拉里·西登托普：《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賀晴川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Siedentop, Larry.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Translated by HE Qingchua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李強：《自由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LI Qiang. *Zi you zhu yi* (Liberalism). Beijing: Orient Press, 2015.]

（偽）狄奧尼修斯：《神秘神學》，包利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Pseudo-Dionysius. *Mystica theologia*. Translated by BAO Lim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彭小瑜：《西方歷史誤讀的東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與修道生活》，《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126-127頁。[PENG Xiaoyu. "The Eastern Context of Western Historical Misinterpretation: Legal Revolution, Reformation and Monastic Life," *A Study of History*, no.1(2006): 126-127.]

孫懷亮：《〈法律與革命〉再解讀》，《清華法治論衡》，2021年，第28輯，第21-23頁。[SUN Huailiang. "A Review on Law and Revolution," *Tsinghua Rule of Law Review*, no. 28(2021): 21-23.]

【美】威廉·喬丹：《中世紀盛期的歐洲》，傅翀、吳昕欣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Jordan, William. *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FU Chong, WU Xinxin.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Group, 2019.]

【英】沃爾特·厄爾曼：《中世紀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Ullmann, Walter.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XIA Dongq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